

马如森 著

殷墟甲骨文引论

孫克敏題詩年八十三



肩胛骨版，一期武丁卜辞

《殷墟书契菁华》第一片，《甲骨文合集》第10405号正面

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殷墟甲骨文引论

马如森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新登字 12 号

殷墟甲骨文引论

YIN XU JIA GU WEN YIN LUN

马如森 著

责任编辑：谢又荣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张 成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10 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印张：22.375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70 千 印数：0 001—4 000 册

ISBN 7-5602-0675-1/H·65 (精装) 定价：25.0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作者综辑近 90 年来各家研究的成果，分上、下两编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具有较完整体系的最早文字——甲骨文。

上编为甲骨学基本理论。从甲骨的出土、甲骨文的发现及其重大意义，到甲骨文著录，骨版研究、缀合，占卜凿钻，甲骨刻辞的部位、释读方法，卜辞分类、内容、断代、书写等基本原理进行说明，并附有原本拓片及图表 108 幅，以提高读者独立识别龟骨片的基本技能，达到较全面地掌握和运用甲骨文的目的。

下编为甲骨文 1056 个可识字形音义简释。字形从拓本原大摹绘，真实准确。拟音用现代汉语拼音，注明上古音声纽和韵部。解字从字形结构分析，到探求本义，释文引用《说文》。对卜辞义项进行分项说明，附有卜辞辞条为例。按《说文》部首编排分为 14 卷。附有“笔画查字表”和“汉语拼音索引”。

本书的特点：在同类书籍中，体例新颖，内容闳富，在阐述甲骨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又提供可直接运用的甲骨文末字，对于汉字的学习和汉学的研究，很有实用价值。

AA61401

Capsule Summary of the Book

Summing — up the achievements in researches by different schools for the past 90 years,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elaborates, in two parts, the earliest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fairly comprehensive system ——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Part I deals with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inscriptions; from their unearthing, discovery and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ompiling the printed oracle bone plates into books, studying and making up bone plates, boring and drilling the plates for divination, the positions of inscribing characters, the methods of reading, the classification, the content, the division of periods, and the handwriting of the inscriptions, etc. In addition, 108 printed original bone plates and diagrams are enclosed in the book. All this will help the readers improve their basic skill of distinguishing on their own the printed bone plates and tortoiseshells so as to attain the purpose of complete mastery and application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Part II covers the brief explanations of the forms,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of 1056 recognizabl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authenticity and exactness, the forms of the inscriptions are traced out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sizes of the printed bone plates. 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dopted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with notations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s and vowels of ancient sounds. The explanations proceed from the analyses of the structures and forms of the inscriptions to the explorations of the original meanings, making quotations from *A Dictionary for Explaining Chinese Characters* (compiled by Xu Shen). The meaning of each inscription is explained item by item, with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Part II is arranged in 14 volumes according to radical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like the above dictionary. *Index of Strok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dex of the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ttached to this par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ok are as follows: of the same type of books, the style and layout of this book are new and original, and the content very rich. While expounding the basic theory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 author provides the readers with the directly applicable individual characters of the inscriptions. Hence the very practical valu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 the researches in Sinology.

胡厚宣序

时光过的真快，我学习甲骨文字，不觉已是60多个年头了。回想1928年我中学毕业，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升入本科史学系。那时蒋梦麟任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从广州迁来北平，所长傅斯年兼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当时史学系名教授很多，傅先生自己和史语所的几位研究员，还都在史学系兼课，傅先生开“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另外唐兰先生还教过“古文字学”，商承祚先生也教过“甲骨及钟鼎文字研究”。燕京大学有容庚，辅仁大学有于省吾，清华大学有吴其昌，也都研究古文字、教古文字学。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研究古文字，还经常收到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他出版的甲骨金文新书，并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加以评介。当时除了王国维已经逝世，罗振玉正在东北投奔伪满之外，其余所有的一流甲骨学者，几乎都集中在北平。而且还组织有考古学社，经常在中山公园水榭聚会商讨，甲骨文研究，可谓盛极一时，非常活跃。

可惜那时条件终归还是有所局限。首先是甲骨文发现虽然已经多年，出土材料也有不少，但发表的材料并不很多。孙诒让《契文举例》，所根据只不过《铁云藏龟》一书，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所根据也不过《铁云藏龟》、《殷虚书契》和《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等几种著录甲骨的专书。到1934年孙海波出版《甲骨文编》，所根据的资料书，也只有八种，才6417片。

那时机关所藏，往往列为珍品，私人藏家，又常秘不示人，发

掘出土的材料，迟迟不能发表，学者也难以使用。对青年来说，书卖的很贵，不要说罗振玉的《殷虚书契》买不起，就连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要买也不容易。《殷虚文字类编》，同学买可以六折，《殷契卜辞》，同学买可以优惠对折，但还是贵。两本薄薄的《邲中片羽》，售价就要银洋20元，对青年学生来说，真是望书兴叹。依赖图书馆，藏书又不定齐全。只好靠抄抄写写，少慢差费地进行一些研究工作罢了。

1934年北京大学毕业，我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先参加发掘殷墟，后整理殷墟出土的两万多片甲骨文字，条件总算不错。但对其他各机关单位所藏，不得而知，对于国外所藏，所知更少。也还是难于彻底地大搞科学研究。

60年后，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首先我们弄清楚了几十年来，甲骨文材料，发现的确不少。据1984年的统计，在国内有99个机关单位，47个私人收藏家，共收藏甲骨97611片。在台湾和香港，有9个机关单位，3个私人收藏家，共收藏甲骨30293片。在国外有12个国家，共收藏甲骨26700片。合国内国外，公私收藏甲骨，共154604片，举成数而言，可以说全世界共藏甲骨15万多片。

值得兴奋的是，这些材料，除了最近发掘出土的甲骨还在整理之外，其余重要的绝大数的甲骨都已发表，极方便学习和研究的使用。我曾有《90年来甲骨文资料刊布的新情况》和《详细占有甲骨文资料的大好时机》两文，就是谈论的这一问题。

1967年日本岛邦男氏根据65种著录甲骨的专书，以164个部首，分字分辞，按原文字形将所有甲骨卜辞条列于下，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综辑甲骨文字的工具书。在今日看来，虽收书不够完全，但对学习研究还是极为方便。

还有从1961年到1983年，由郭沫若任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集中了十多位年轻同志，总合180多种著录甲骨文的著作和近20万片的甲骨文拓本，以及好多从没有著录发表过的甲骨文资

料，经过辨伪、去重、拼合、换片、例聚、精选等一系列的科学整理，最后分期分类编成并出版了《甲骨文合集》一书，十三巨册，共选收甲骨 41 956 片。关于释文和来源表早已编完，正在印刷之中。关于《合集》补正及续出各书，将编为《甲骨文合集补编》，这样就可以说真的集了甲骨文资料之大成了。

今天研究甲骨，就不会再像我们以前那样，千方百计地去找寻那 100 多种零零碎碎著录甲骨的专书；也不会再像我们以前那样，想尽一切办法，去搜索那尚未发表的实物和拓本。我在好多场合，曾对一些初学的青年朋友们说，你们今天研究甲骨，真是太幸福了，首先解决了一个资料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现在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就特别多了起来，尤其是 1978 年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社会安定团结，新的甲骨文作家，风起云涌，好多青年学者都能写出专书和饶有创发的论文。

1978 年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先后 1978、1979、1980、1981、1984、1986、1988、1990，在长春、广州、成都、太原、西安、长岛、太仓等地，共开了八次大会，出席从 51 人到 148 人，论文从 33 篇至 123 篇。1984 年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成立，先后 1984、1987、1988、1989、1991，在安阳、洛阳，共开了五次大会，出席人数从 107 人到 135 人，论文从 60 篇到 109 篇。两个会议成员，除了一些老专家之外，都以中青年居多，论文中大部分都是有关甲骨学和商代史的著作。

1952 年 1 月我出过一本书《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统计自 1899 年甲骨文发现至新中国成立这 50 年中，甲骨文的作家本国 人 230，外国人 59，共计 289 人；论著专书 148，论文 728，共计 876 种。1991 年 12 月濮茅左同志出有一本《甲骨学与商史论著目录》，统计了自甲骨出土 90 年来的论著，除了目录、序言、凡例和附录之外，单是论著目录就有 561 页，我没有数清共有多少作家，粗粗一算，连重复的论著在内，有著作总数就达几千上万条之多，约为前 50 年的 10 倍，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观了。

因为初学的需要，一般总论介绍的论著，就应运而生，除了一些论文之外，专著像肖艾的《甲骨文史话》（1980），孟世凯的《殷墟甲骨文简述》（1980），吴浩坤、潘悠的《中国甲骨学史》（1985），王明阁的《甲骨学初论》（1986），范毓周《甲骨文》（1986），陈炜湛的《甲骨文简论》（1987），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1989），不一而足，而且非常畅销。

另外像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1985），林沄的《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87），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1988）和陈世辉、汤余惠的《古文字学概要》（1988）等书，也都涉及了甲骨文的研究。

又有像孟世凯的《甲骨学小辞典》（1987）、崔恒升的《简明甲骨文词典》（1992），以及在《甲骨学文字编》、《甲骨文编》、《续甲骨文编》以后重新编辑的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1965、1970）、高明的《古文字类编》（1980）、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1988），都是学者应该参考的著作。

1989年岁末，东北师范大学马如森先生持吾友孙晓野（常叙）先生手书及大作《古文字论文集》复印稿，嘱为撰著序文，老友盛情，极为可感！如森先生并有自著《殷墟甲骨文引论》一书亦请为写一序。顷马书已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付印，余固辞不获，乃匆匆命笔草此序文。

如森先生《殷墟甲骨文引论》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甲骨文基本知识，由甲骨文之发现、收藏与著录，谈到甲骨文研究方面之主要问题，如甲骨之来源与占卜之方法，卜辞之分类与内容，以及缀合、断代、文字、书法等等，都予以详细之解说，条分缕析，颇有创发，并附有图表，以资参证。

下编选甲骨文中1056个可识之字，从形、音、义方面加以简释，并附有辞条，以为说明，并有笔画查字表及汉语拼音索引，尤为方便。

我认为在目前甲骨学研究普遍展开的情况下，这是一本好书，

对语文工作者，尤其对于中青年学者初学甲骨之人，是一本非常有益的著作。

故乐为之介绍。

胡厚宣

1992, 7, 22 北京

孙常叙序

马如森同志《殷墟甲骨文引论》书成，求序于予。予观近就谈文字者，每谈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之，以为有进一步是正之者，原语言文字发展之大概，就先秦文字而说之。盖先秦文字分真假文字——所谓“假文字”指图画文字，而真文字指能按语言的语序，逐词逐句，以记录语言之真字。而甲骨文字适当于初期文字，易于对照，随以论文字之发端。

汉语词汇书写形式学是汉语文字学。它和以汉字形体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字形体学”是不同的。因为它不是就字论字的字形学，而是从字与词、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关系，研究古今汉字的本质、起源、写词方法和发生发展客观规律，为研究古文字和汉字改革探索新的道路。

汉字是历史的，前后既有传承，古今又有区别，不能就其发展中的某一阶段来概括全程。大体上可分作两大段：先秦文字和秦汉以后的文字。这种相对地区分，并不意味着割断它们的历史联系，不影响它们都是汉字。

今天这里要说的，只是先秦文字部分中的一个部分——古代汉字的本质、起源和写词方法。

一、古代汉字的本质

汉语文字学者，往往是从形、音、义三方面来研究汉字的。甚至有人认为这三者是汉字的三个要素。

我认为这种看法，对古代汉字来说，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认为古代汉字不是由形、音、义三个各自独立的股合成的。它乃是古代汉语词和它的书写形式的对立统一体。也就是说，字

是词的书写形式，而词是字所写的内容。

字形、字音、字义这三个观念由来已久，是汉语和汉字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产物。在先秦时代，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如此的。那时，还没有现代汉语“词”这个名称，而是把它叫做“名”的。写出来的“词”也是用“名”来计数的。“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仪礼·聘礼》），说明当时在人的思想中，并没“字”的观念，认为他们写在书面的语言单位，依然是“名”——“词”。写“名”的动作叫做“书”，写出来的笔划结体叫做“文”。从春秋时代人的“名”“字”关系，可知由“名”生出来的，用以代替原名，和原名起同样作用的东西叫做“字”。“字”是“名”的另一表现形式。“文”和“字”都是就“名”来说的。用现代汉语来说，它们都是从写“名”（也就是写词）而得名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从写“词”而得名的。

语言在发展，先秦书面语言，到汉代，和口头语言的差距已经使典籍中好多语言，特别是它的“词”，非加以注解说明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训诂之学随之而生。

书面语言特点，限定人要了解它就必须识字。怎么写，怎么读，怎么解，这一系列的语文生活实践，逐渐地形成了“字形”“字音”“字义”观念。“字”和“词”的关系随之淡漠下去。语言继续发展，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差距越来越大，形、音、义三个观念遂被稳定下来，终至使人只知有“字”，而不复考虑它的“音”和“义”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要取消这三个名字，而是说研究汉字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如果用汉以后的观念来遮住视线，是不可能看到它原头和实际的。

说到这，无妨观察一下所谓“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关系：

形与音相结，其性质近于乐谱上的音符；

形与义相结，其性质近于道路上的交通标志；

音与义相结，从语言来说，是词。

以甲骨文“车”、“马”（原文是甲文字形，见附字形表“1”、“2”——编者注，下同）两字为例。

用现代汉语来读，前者是 chē，后者是 mǎ。前者是一种乘物，而后者则是一种动物。它的字形反映了这两种客观存在在头脑中形成的表象特征。见“车”（甲文字形“1”）说“车”，见“马”（甲文字形“2”）呼“马”，字形是和词相连的。如果把这两个字形去掉，而只说 chē, mǎ, 还可以收到同样效果。这个“音”“义”结合体是词，而不是别的。可见所谓“字形”、“字音”、“字义”不是三足鼎立，而是词和词的书写形式的对立统一。

字音是词的语音形式，而字义是词义的内容。这是一个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字形是词的书写形式，而词是字所写的内容，这又是一个对立统一。

字是词的书写形式。就先秦文字来说，这应是古代汉字的本质。

把古代汉字的本质搞清，然后才有研究汉字的起源、写词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等等问题的基础。

二、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起源问题，有种种说法。这里不能一一去说。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不能见到原始社会器物上所画的人或物的图形，即使可以指出它画的什么叫出它名字，也不能贸然地判定那时已经有了文字。我们不能看到一个孩子能画出“龟”或“龟”（见附字形表“3”、“4”），其形和甲骨金文相同，便认为他已经有和殷周时代相同的文字。事实上许多尚无文字的民族，也都早已有图画事物的能力。

至于有“图画文字”的民族，他们是不是已经有了文字？

这就涉及到“图画文字”是不是文字的问题。

判定它是不是文字，须要明确什么是文字。

文字是写词记言的，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汉语，就汉语来说，要看它能不能按照语序一个词一个词地写话记言。能，便是文字；不能，那便不是。

从我国国内和世界各地已经发现的“图画文字”来看，它们都是画图示意，而不是写词记言的。“写意”而不写话，并不是文字。“图画文字”和文字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交际工具。

但是，“图画文字”的画面一般是两种图形组成的。一种是事物图形，一种是符号。它的图形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人们是可以见牛呼牛，见马呼马，见图知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它不是文字？

问题在于它们只能勾画有形可画的词，对于那些无形可画的词是没有办法的。因此它没有按照语序写词记话的能力，只能用事物图形和符号的形象、位置、关系来表示某事某意。

见图知名是“图画文字”作图人用以示意，解图人据以言事的基础。这一部分形、名相连的事物图象是蕴毓在“图画文字”里的新质要素。

“图画文字”只能示意而不能写话，同一画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任意性比较大。作为交际工具缺陷是很多的。

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奴隶主为了他们的阶级统治，奴隶为了反抗他们的统治，记事记言都需要精确不移的语言记录。“图画文字”不可能完成这种任务。

为了寻求新的记言方法，在“图画文字”蕴毓着的看图知名，形名相连的写词因素的基础上，利用同音词关系，借用有形以写无形，发明了“象声写词法”——借用别的词的图形来记这个无形可象之词，从而使蕴毓在“图画文字”中的新质要素发生质变，变成词的书写形式，创造成可以用来按照语序写词记言的真正文字。

原始汉字是作为一种写词记言的成套的书写体系建成的。

象声写词法是凿破混沌的开山巨斧，它开始废弃了画图示意的“图画文字”。

原始的汉字体系是以象形（物形）、象事、象意、象声四种写词法建成的。

原始汉字创建的时代，从殷墟卜辞看，至晚在夏代后期。因为“商代先公和先妣的庙号，自二示（示壬、示癸）和二示的配偶才有典可稽”。^①

三、原始汉字的体系及其基础

从“图画文字”质变而成的原始汉字是以形象写词法形成体系的。形象写词法规定词的书面造形，而象声写词法也是在形象写词法的基础上成立的。

这种文字体系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

一、形象写词法所勾画的事物形象是它所写词词义中反映客观事物的表象特点。由于人们所处的时代相同、环境相同、生活相同，在实践中得到的认识相同，这些区别于其它事物的表象特点，既是因词表意而赋形的客观依据，又是使人见形知词的共同基础。

但是光有这一点，还不能使形象写词法创成原始文字。

二、起决定作用的是语言基础。古代汉语是具有单音缀的和孤立的两种特性的。它依靠语序和语言的对立统一关系来限定词义选择和语法功能。由于这种性质，才能使蕴毓在“图画文字”中的见图知名的写词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成为一形一词、一词一形，质变为词的书写形式。

四、形象写词法的主要规律

以形象写词法创成的原始汉字体系，是按照一条基本原则，两条基本规律写词记言的。

^① 于省吾：《释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见其《甲骨文字释林》。

基本原则是依词赋形。字是词的形式，词是字所写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词是音、义的对立统一体，而词义的基本因素之一是反映客观存在的表象。形象写词主要按表象特征——足以区别于其它事物表象的形象赋形写词。词是音义的对立统一体，因而所赋之形其作用是以形为主而音义并见的。

由于它以形为主而音义并见，才能利用“象声”写词法写那种无形可写之词。因为词虽然是一个音义对立统一体，可是形式与内容是有其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的语言对立统一关系中，借用来的词的书写形式是可以用它的语音形式来起作用的。

两条基本规律是：趋简、求别。

这两条规律是相辅相成的。趋简的同时，必须求别；简而不别，则将影响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效果。求别律并不是简化的反动——繁化。求别之字依然趋简。

从殷墟和先周甲骨刻辞看，求别律促使原始汉字四种写词法向前发展，开拓写词法门，加强写词能力。

以基本词为例，^①有的词词义所反映的事物表象，其形可写，而其象易混。这类词，为避混求别，或加注物象以明之。如“员”、“眉”（见附字表“5”、“6”）或加注借字象声以别之。如“𩇛”、“𩇛”。（见附字形表“7”、“8”）有的词词义所反映的事物其处可见，而其物难象。写这种词，则利用它所在物体图形，用指示符号来标出。如“亦”、“中”（见附表“9”、“10”）。象声写词法，借贷双方共用一形，容易混误。为了避混求别，若为贷方保留本词本字，则给借方借以象声之字加写义类之形，使之自成其字。如“贞”（见附字形表“11”、“12”）；也有用给借字加写标音象声字，从音节上作出标志，如“凤”、“风”（见附字形表“13”、“14”）。若使借方占有所借象声字，则为贷方本词本字加写

^① 这里所说的基本词和派生词是就一定历史时期说的。它的派生词以后有许多又成了基本词。

义类，以补偿之，如“其”（见附字形表“15”、“16”、“17”）。

以派生词为例，^①有的在词根字上加形以示新词义类。如“方”（见附字形表“18”、“19”、“20”、“21”）。有的在词根原字基础上变更部分笔划以示其词与词根的关系和区别。如“史”，“事、吏、使”（见附字形表“22”、“23”）。

趋简、求别两条规律，使与古代汉语相适应的原始汉字四种写词法，在实践中得到补充和发展，从而确定了古代汉字的基本体系。

见图知名是“图画文字”看图说话据以言事的基础。这一部分图、名是蕴毓在“图画文字”里的新质要素。

“图画文字”是示意的而不是写话的。同一画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任意性是比较大的。

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奴隶主阶级为了他们的阶级统治，奴隶们为了对抗他们的统治，记事记言都更要精确的语言记录。为了克服“图画文字”的缺点，寻找新的记言方法，在“图画文字”利用字蕴毓着看图知名的写词因素，利用同音词的关系，写那些无形可象的词，发明了“象声”写词法，借用别的词的图形来做为这个无形可象的词的书写形式，从而使蕴毓在“图画文字”的新质要素发生质变，变成词的书写形式，创成可以用来写词记言借有形以写无形的真正文字。

中国文字，就现在能掌握的最古体系来说，莫早于殷墟甲骨文。马君如森致力于此道多年，颇有成就。最近自己独立著作《殷墟甲骨文引论——可识字形音义简释》可取之处甚多，其特点如下：

一曰：将甲骨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就其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确实起了引论的作用。

二曰：精选甲骨文可识字，作了简明的形音义三方面说解，要

^① 见6页，注①。